

中国清代第一位驻外公使

郭嵩焘 大傳

● 曾永玲 著
● 清史研究丛书
●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中国清代第一位驻外公使——

郭 嵩 焘 大 传

曾永玲 著

辽 宁 人 民 出 版 社

1989年·沈阳

中国清代第一位驻外公使

郭嵩焘大传

Guosongtao Dazhuan

曾永玲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320,000 开本: 850×1168 1/6 印张: 12 1/6 插页: 6
印数: 1—203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那荣利
封面设计: 赵多良

责任校对: 曹雅文
版式设计: 赵耀今

ISBN 7-205-00605-8/K·33

定 价: 7.90 元



出使英国时之郭嵩焘



郭嵩焘之如夫人梁氏



刘锡鸿



马格里



郭嵩焘书联



曾国藩书联

目 录

引 言

——18世纪英国人眼中的中国·····	1
第一章 面对“变局”·····	10
一、夜郎自大的“天朝”·····	10
二、危机在迫近·····	17
三、糊里糊涂打了败仗·····	24
四、面对“变局”·····	35
五、郭嵩焘的青少年时代·····	42
第二章 湘军高参·····	50
一、摇羽毛扇的角色·····	50
二、上海见闻·····	63
第三章 宦海浮沉·····	69
一、天子近臣·····	69
二、1859年大沽之役·····	84
三、19世纪60年代出现的洋务派与洋务思潮·····	95
四、郭嵩焘洋务思想的初步形成·····	103
五、山东之行·····	108
第四章 再次出山·····	113
一、“北京政变”前后湘系势力的涨落·····	113
二、从苏松粮道至两淮盐运使·····	123
三、督抚同城·····	128
四、办理洋务·····	135
五、郭、左龃龉·····	143

六、家庭风波·····	149
七、去官归里·····	155
第五章 山居闲人·····	161
一、归去来兮·····	161
二、“江山歌咏得闲身”·····	165
三、1867年同文馆之争·····	169
四、天津教案·····	182
第六章 出使之前·····	190
一、1874—1875年清廷内部的争论·····	190
二、“马嘉理案”·····	204
三、出使之前·····	215
第七章 第一任公使（上）·····	230
一、《使西纪程》引起的风波·····	230
二、中国人进入国际社会·····	236
三、喀什噶尔交涉·····	245
四、使馆内的争斗·····	257
第八章 第一任公使（下）·····	276
一、对西方的考察之一：知识——科技——社会 进步·····	276
二、对西方的考察之二：议会民主与欧洲文明·····	286
三、对西方的考察之三：“人心风俗”·····	292
四、“以夏变夷”与“以夷变夏”·····	298
五、从欧洲看日本·····	310
六、逆风蹇运归来·····	317
第九章 不甘寂寞的晚年·····	322
一、“古井波澜”·····	322
二、对洋务运动的批评升级·····	327
三、禁烟公社·····	333
四、“战”与“和”·····	339

五、铁路之争·····	346
六、归宿·····	359
后 记·····	364
附录一 大事年表·····	378
附录二 主要参考书目·····	404

引 言

——18世纪英国人眼中的中国

1640年，英国开始资产阶级革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从此国力逐渐膨胀，急须向外寻找商品市场，掠夺殖民地。中世纪欧洲旅行家关于东方奇富的记载，一向磁力般吸引着西方，于是英国资产阶级便贪婪地把其侵略触角伸向东方。

中国是个大国，18世纪正当康乾盛世，英国不敢等闲视之。东西方长期的隔离状态及中国的闭关政策更使这个东方古国笼罩着一层神奇的雾霭。如何敲开封闭的城堡，倾销商品，牟取高额利润，成为英国对外关系中颇费思索的问题。

为了探察中国虚实，作一次全面的实地调查，寻求扩大通商的条件，并作为以后处理中国问题的依据，英王于1792年派乔治·马戛尔尼为特使，率领代表团前来中国。代表团中包括若干军事人员、科技、园艺专家，他们都负有特定的任务。1793年马戛尔尼一行抵达中国，时乾隆皇帝正在热河行宫避暑。9月14日，马戛尔尼在热河正式谒见乾隆，月底回到北京，10月初离京，12月抵广东。1794年1月启程归国，9月返回伦敦，来回共花了三年时间。马戛尔尼此行留下了一部饶有趣味的日记——《英使谒见乾隆纪实》，详细记载了东行的种种见闻，如中国的人口、土地、资源、矿藏、税收、军队装备、防卫力量、国家工作效率、风土民情、道德观念，以及壮丽的长城、仙境般的圆明园，乃至外国传教士在华分布情况及宫廷掌故，商业前途等等，读来栩栩如生。

英国人眼中的中国，印象最深的是哪些呢？

一、皇权登峰造极。英使一登上中国国土，就明显感到老百姓非常拘谨，这种情况是长期在铁的政权统治下自然产生出来的。走的地方越多，他们就越感到“中国广大臣民的心目中，除了皇帝而外，世界上所有其余都无足轻重。他们认为皇帝的统治普及全世界。在这样观念之下，他们对皇帝的臣服关系是无限制的，而他们认为外国或外国人同他们的皇帝的关系和他们没有什么分别。”（《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下同，第77页）在天津，直隶总督梁肯堂盛情款待英国使团，但他们遇到一个意外的问题：“总督引导特使通过大厅至顶端一个阴暗深处，据云那里代表皇帝陛下御座，必须对之敬礼。虽然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要求，而特使也不得不对之鞠了一个深躬。”（第27页）中国历来视皇帝如“天子”，凡与皇帝有关的一切都神圣无比。皇帝不在场时，代表他的“圣牌”、“圣旨”，都具有与皇帝本人同等的威严。在当时，这是一种常识。英国使团未到之前，广东巡抚郭世勋上奏皇帝，说是“英吉利国夷人”因前年没有“叩祝”大皇帝八旬万寿，今特派马戛尔尼“进贡”。所以清政府上下皆视马戛尔尼为“贡使”，根本没有看成对等国的外交使节（清廷尚不知世界上有可以同中国对等的国家）。直隶总督引马戛尔尼向“圣牌”行礼，在他看来是顺理成章的事。马戛尔尼不懂个中奥妙，只道中国人敬畏皇帝如此，殊不知自己已在不知不觉中扮演起“贡使”的角色来了。

使团从北京赴热河的途中，看到一条与大路平行的“御道”，听说平时严禁人行，专供皇帝出巡之用。马戛尔尼惊叹“此等皇帝之尊严，世界上恐怕只有中国有之”。9月8日英使赶到热河。在拜会权倾一朝的大学士和珅时，他发现这个赫赫有名的“和中堂”在广阔壮丽的行宫只占有一间极小的办公室。看来无论多么掌权的大臣，在唯我独尊的皇帝面前都变成

了微不足道的小人物。9月14日英使正式拜晤乾隆帝，他们和属国君主及王公大臣云集大幄前面长时间地恭候皇帝——有些人半夜就进入了园中。这些平时无比尊重威风的大人物，“在皇帝面前失去了他们所有的尊严”。终于“圣驾到了，钟鼓之声，由远而近”，他们看到皇帝“坐在一顶没有盖子的十六人抬的肩舆上，无数手执旗伞旌节的官员前后拥护着”，真如天神降临。御前宴会上，自始至终没有人窃窃私语，连咳嗽声也听不到。英使深感“这个肃静庄严的伟大气氛是东方的特色”。马戛尔尼写道：皇帝御幄中的一切“皆穷极丽奢……使置身其间的人，但觉金碧辉煌，应接不暇，我不觉想到亚洲皇帝自奉之奢，我们欧洲人万万赶不上的”。（第148页）祝寿活动连续进行几天，使英国人有机会一再目睹群臣参拜皇帝的大礼，他们“双膝下跪，前额碰地九次”，只见无数的红顶子在乐声中整齐起伏，没有一点杂声。马戛尔尼自称平生见过各种宗教上的礼拜，但是“其仪式之隆重，万万不能与中国臣民之拜乾隆皇帝相比”。（第180页）

中国皇权之盛为世所罕见，清王朝的中央集权更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英国使团又恰逢乾隆盛世的帝王万寿，自然极尽人世尊荣。马戛尔尼当年的无限感慨为我们提供了东西方文化对比的一个典型事例，有兴趣的人很可以从这一类事例中去探讨人类文化发展的不同分支及其相互联系。

二、闭关自守，盲目骄傲，对外一无所知。关于中国关闭与骄傲的传说，马戛尔尼等人在欧洲早就听说过。但百闻不如一见。这次他们有了切身的体验。他们一开始就发现译员“把特使以平等身分和口气的话想办法译成在中国语法上是下级对上级所用的最卑恭的词句”，拜会和珅时，更看出“他在谈话和态度中极力表示出他对英国公使的任何礼貌都出自他的恩赐优待”。清政府的官员擅自在英使乘的船上悬挂“英国特使进贡”的旗帜，却不正式向他们解释这几个字的含义。马戛尔尼

为了打通中国商路，对这些一律置若罔闻。资产阶级为了达到追求利润的目的，必要时可以委曲求全，但他们决不肯抛弃实际利益。中国方面则处处注重虚名，自以为英使是“贡使”，好象人家就真的成了“贡使”；想办法把外国话译成卑恭的词句，似乎华人就高英人一等。如此上下欺蒙，阿Q精神十足，正是封建中国的一种“国粹”。在后来近代史的进程中，这种虚骄之气不知给中华民族带来多少灾难和耻辱。

关于谒见时的礼节之争，集中反映了清廷的盲目自大。按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古训，清政府要求英使按属国臣民参拜宗主国皇帝的大礼三跪九叩。这一点马戛尔尼早有思想准备，英王为此专门发过指示。原来英人听说过，一位荷兰使者17世纪到中国来，为了“贪取一些物质上的利益”，不惜跪拜中国皇帝，三跪九叩，结果一无所获，在西方传为笑谈。马戛尔尼决心不蹈荷兰人的覆辙。在前往北京的途中，负责招待英使的“王大人”和“乔大人”开始非常委婉地诱劝马戛尔尼行三跪九叩礼，被拒。几天之后，王、乔再次极力言叩头之礼不可免，并“跪在地上，作叩头之状”，一定要马戛尔尼学习，再次被拒。到北京后，马戛尔尼呈递了一份备忘录，要求清政府派一位同他地位身分相等的大员穿着朝服在英王像前行叩头礼，他才可以跪拜乾隆。在清吏看来，要堂堂天朝大臣去跪拜“岛夷”之主，真是异想天开。英使却坚持特甚，双方争执多次无果。清政府减少使团饮食进行威胁，马戛尔尼寸步不让，双方坚持不下。清吏使用各种方式诱骗英使行叩头大礼，无非是想造成“万国来朝”的幻境自我陶醉。他们对英国根本不了解，和珅接见英使时竟问出“俄罗斯与英吉利两国的距离有多远”，“意大利与葡萄牙两国与英国相近吗？它们是否臣服于英吉利”等可笑的问题。对这样一个陌生的国家，清政府就要一厢情愿地视它为属国，岂不是昏得可以？事实上他们也有点明白英国并非属国，只能用软硬兼施的方法去骗，不能理直气

壮地命令英使去做。马戛尔尼坚持两国用对等的礼节，应当说无可非议。诱骗不成，最后只得依马戛尔尼用拜见英王的礼节——单膝跪地参拜中国皇帝了事。中国官方文书记载此事，含糊说成“一遵天朝法度”，似乎马戛尔尼行了叩头礼。到了文人的诗中，就有“一到殿廷齐膝地，天朝能使万心降”之句（管世铭：《韞山堂诗集》），简直认定马戛尔尼行了叩头礼。把不存在的事当作事实来吹嘘，以歌颂皇帝“天威”，这种手法在封建官场中是屡见不鲜的。后人因此事中外记载不同，怀疑马戛尔尼的日记中有掩饰之词，客观一点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倒宁肯相信马戛尔尼的日记。

皇帝“天威”是否真能达到远在天边的“岛夷”，使他们慑服，这一点清朝统治集团中有些人也有所疑惑，只是表面上大家都把架子摆得十足。这种外强中干的心理，马戛尔尼看得清清楚楚，他曾正式向清朝提出过：（一）清准英商在舟山、天津、宁波贸易；（二）在北京设立货栈；（三）于舟山附近指定一个小岛给英商使用、居住；（四）在澳门的英货运往广州，免税或减税。中国对国际贸易不感兴趣，对英国的侵略要求警觉很高，对马戛尔尼的要求一律拒绝。乾隆收过“贡礼”，让他们瞻仰了自己生日的排场以后，照例不许他们久事逗留，客客气气下了逐客令，请他们早日归国。马戛尔尼心中愤懑至极，护送他到广州的松大人安慰他说，皇帝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英国方面提出的种种具体要求，我都拒绝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认为这些要求不当，而是通过这些要求将要产生一些新的事物和情况，在我这样高龄的人应当慎重考虑而不应当骤然允许”（第259页）。皇帝虽然拒绝修改税则，但却另派两广总督去整顿商务。新总督一再向英使解释，皇帝驳斥了他们的要求只是拘于成法，希望不要影响两国关系。中国方面在公开场合与文件中俨然以上国对属邦的傲慢态度对待英使，私下又这样委婉温劝，使得马戛尔尼相信：“这些话表示出骄傲自大的中

国对驻扎在印度的英国陆军和世界各地海洋的英国海军力量还是有所顾忌的。”（第290页）马戛尔尼对中国所知毕竟有限，他的话就只说对了一半，清廷对英国确实有所顾忌，但顾忌的原因并不在于英国的陆军与海军——清廷当时并不清楚英国在印度和世界各地有什么样的陆军和海军，而是由于一种传统的惰性和怯懦，对于不了解的事物，一律“敬鬼神而远之”。

盲目骄傲源于对外无知。马戛尔尼发现，中国人“认为自己的国家是‘中华’，一切思想概念都出不去本国的范围……他们的书上很少提到亚洲以外的地区。甚至在他们画得乱七八糟的地图上也找不到亚洲以外的地方。”（第57—58页）英使参观避暑山庄时，恭维康熙皇帝把一个偏僻的地区经营得如此阔大壮观，没想到“和中堂听我这样说，似乎很是惊异，我怎知道这是康熙皇帝经营的，于是问我谁人告我这件事。我说，英国是个文明进化的国家，英国人都读各国的历史……而和中堂似乎对此不大感兴趣，察其意，以为我们英国人有什么学问智识呢，就算有也不能使到中国人肃然起敬啊。”（第167页）为了炫耀，马戛尔尼在游园时向前两广总督福康安说自己带有卫兵一队，愿意为“福大人”操演欧洲新式武器，“福大人听后，意态非常冷淡，漠然答道，这种军器操法，谅也没有什么希奇，看亦可，不看亦可。”（第168页）一个大国对于外国的先进武器这样冷漠，人家送上门来还不屑一看，这可使马戛尔尼真正莫明其妙了。他还不死心，又向“和中堂”介绍，欧洲近年发明日多，已有人乘汽球升天，将来人类定能在天空自由飞翔，建议派英国科学家到中国来表演，使中国人一开眼界。这样新奇有趣的事，他以为“和中堂”一定急于一试，没想到对方毫无兴趣，而且“对其它一切科学物质上的进步……他一概不关心。”联想见到的其他中国官员“没事情宁愿闲坐着，也不愿读些有趣的书或者作些体力活动”，马戛尔尼感慨不已。

至于民间对于英国使团的传说，更是千奇百怪，说英使带的礼物中有几个侏儒，长不到十二寸，但智慧与勇气超群；有一头象，大小如猫，有一匹马，大小如鼠；有一只唱歌的鸟，其大如鸡，以木炭为食，每天须吃几十斤；还有一个游仙枕，谁枕上它就可以梦游世界各地。显然，中国长期的封闭状态使人民对世界茫无所知，他们只能按照传统神话小说中提供的模式来思考现实问题。18世纪末，英国的工业革命已搞了几十年，机器生产日益显示出它的威力和威力无边的前景。欧洲各国竞相仿习，刻意追求，中国人却完全故步自封。在这种令人发笑的传说后面，隐现出东方古老文明即将遭遇西方先进文化，并将败下阵来的可悲前景。

三、官场作风。中国官场的圆滑腐败给英国人印象颇深。一路上几乎所有的官员对他们都是又热情又有礼貌，食物之精美、丰盛是他们一生从没有享受过的。侍奉英使的中国仆役稍有不周，就会受到官员的鞭笞，其严苛使英国人都感到过意不去。但在这种盛情招待的后面，英国人总是感到处在一种无形的监视之下。他们想要沿途走走，深入探访一下社会各个方面，中国官员就会用各种委婉的方式拒绝，使英国人既不能如愿，又说不出不满意的话来。马戛尔尼谒见时乘皇帝谈得高兴就“引导他来听我陈说关于英国派遣一个大使驻在北京的事情”，但乾隆却以赏赐物件来打断他的话头。后来他几次寻找机会与和珅谈通商等问题，这位大臣顾左右而言他，使马戛尔尼啼笑皆非。

中国官吏的贪暴使民不堪命，显然是社会不安定的主要因素。英使乘坐的官船在河中行走，因水浅而非常吃力，纤夫拼命拉，甚至下去推，仍然走不快。中国官员就鞭打这些平白抓来服苦役的百姓，简直象打牲畜一样。英国人听说中国百姓在灾荒的年月经常铤而走险，不时爆发小股农民起义。“乔大人”还亲口告诉马戛尔尼，前一年山东黄河缺口，灾民遍地，

皇帝命令拨库银10万两救灾。结果户部首先扣下2万两，第二个经手人又扣1万两，第三个扣5000两，以后有扣数千数百的不等，到了发到灾区，不过2万两而已。在这群贪暴的官吏中很容易产生为了一点私利甘当异民族走狗的败类，就是这位“乔大人”，竟与“王大人”派译员向马戛尔尼索取现金500元，说是上司拨的银子不够招待外宾，他们自己赔了钱。马戛尔尼听后喜出望外，以500元收买两个高级官吏，实在太便宜了，他立即应允。他相信只要钱一出手，“则操纵之权全在我们”。后来可能走露了风声，也可能王、乔二人怕走露风声，总之他们又没要这笔钱。尽管如此，他们始终对英使保持着特别“友好”的关系。马戛尔尼作为一位外交官，的确是个厉害角色，他在戒备森严的中国只逗留了半年，就“在高级官吏中结识了若干私人朋友”，自然应该包括王、乔二人。马戛尔尼不久就从这些“朋友”那里听到中国政府开会，“讨论英王致中国皇帝的信件内容及今后如何应付英国人的方针”。临分手时，“王大人”、“乔大人”分别将中国军队的详细情况和人口、税收、军费开支等机密资料拱手送给马戛尔尼。

四、防卫力量。对这个问题的调查显然是马戛尔尼此行的重要内容之一。负责人巴瑞施上尉每到一处，都特别留意观察驻军人数、素质、武器水平、城墙设防等情况。中国首都北京“城墙是砖砌的，城门附近是石头建筑的，城门上有一个几层高的守望台，每层都有炮眼露在外面，……城墙约40呎高。胸墙是钝锯齿形的，没有炮眼，城墙上似乎并没有炮。墙堞上有放箭的射眼”。（第71页）他们一路上看到的中国小型炮“笔直地安装在地面上，……只能作敬礼鸣放”，大炮“沉重笨拙，发射子弹重量约两磅至四磅之间，炮口很厚”，“很不适于使用”。中国士兵的装备仅是大刀长矛，很象英国古代的甲士，而且穿着笨重，头上没有钢盔，着“棉靴、长裙”，行动不灵，“也没有丈夫气”，检阅时有的士兵手里还拿着扇

子，完全没有军队的威仪。所有这些，都增加了新兴英国对古老中华的蔑视。他们狂妄地结论：“只要我们派两 三 艘 小 战 舰，不消两个月工夫，就可以把中国沿海的海军全部摧毁。”

（第263页）

英国使团第一次深入中华帝国这片神奇的土地，通过各种途径大体上摸到了清王朝的虚实，认定它不过是只纸老虎。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用大炮轰开中华帝国封闭的大门。不到半个世纪之后，英国终于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使中国历史开始发生重大转折。